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傳通釋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盛嘉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劉亮采

詩傳通釋卷十四

元 劉瑾 撰

詩

朱子集傳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侯古反有鶯其羽君子樂音洛胥叶思呂反受天之祜侯古反

興也交交飛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鶯然有文章也君子指諸侯胥語詞祜福也　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君子樂胥則受天之祜矣頌禱之詞也　輔氏曰四章雖皆頌禱之辭然亦寓期望戒勵之意愚按此章及三四章末句皆所謂頌禱之詞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卑郢反

興也領頸屏蔽也言其能為小國之藩衛葢任方伯連帥之職者也　王介甫曰屏之為物禦外以蔽內也

之屏之翰叶胡見反百辟音壁為憲不戢莊立反不難叶乃多反受

福不那

賦也翰幹也所以當墻兩邊障土者也辟君憲法也

言其所統之諸侯皆以之為法也戢斂難慎那多也

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那那也葢曰豈不斂乎豈不

慎乎其受福豈不多乎輔氏曰此章又言不獨為萬邦之屏翰其所統之諸侯又

皆以其所為為法則其德亦盛矣方且戢且斂而不敢自恃其難其慎而不敢少忽則其受福又豈不多

乎哉百辟為憲有勸之之意不戢不難有戒之之意王介甫曰戢則不肆不放逸難則不易不傲慢然

則受福豈不多也胡庭芳曰此亦戒之之詞也　古語聲急而然也後放此按懸苑抑云不尚文王云不顯不時大明韓奕皆云不顯其光生民云不寧不康清廟云不顯不承以至嵩高維天之命烈文執競皆言不顯並倣此義

兕徐履反觥古横反其觩音求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五報反萬福來求

賦也兕觥爵也觥角上曲貌周頌作捄旨美也思語詞也敖傲通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我無事於求福而福反來求我也輔氏曰彼交匪敖亦有戒意

桑扈四章章四句陳壽翁曰即維周之翰四國于藩文武吉甫萬邦為憲等語參之則此為天子燕諸侯而頌禱之詩無疑也

序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此序只用彼交匪敖一句生說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叶牛何反

興也鴛鴦匹鳥也鄭氏曰言其止則相偶飛則為雙性馴偶也畢小罔長柄者也羅罔也君子則天子也　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

之矣亦頌禱之詞也愚按四章皆為頌禱之詞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叶筆力反

興也石絕水為梁戢斂也張子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故也遐遠也久也

乘繩證反馬在廏音救摧采卧反之秣音末叶莫佩反之君子萬年福祿艾魚蓋反叶魚肺反之

興也摧莝秣粟釋文曰摧莝芻也秣穀飼馬也艾養也蘇氏曰艾老

也言以福禄終其身也亦通　乘馬在廄則摧之秣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禄艾之矣

乘馬在廄秣之摧叶徂為乘卧二反之君子萬年福禄綏叶宣佳土果二反之

興也綏安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輔氏曰鴛鴦之詩乃下禱上之詞故尤更明易上之禱下猶且述其德桑扈是也下之禱上則亦無此意但極其頌禱之情而已鴛鴦是也若不敢有擬議其德者敬之至也

序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此序穿鑿尤為無理

有頍缺婢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叶居何反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湯何反蔦音鳥與女蘿力多反施以豉反于松栢叶逋莫反未見君子憂心奕奕叶弋灼反既見君子庶幾說音悅懌叶弋灼反

賦而興又比也　愚按此章諸本皆作賦而比今詳章首六句曰弁曰酒曰殽曰兄弟皆述

宴時之實事其體屬賦而其六句之中實維伊何與豈伊異人語意相應又似興體七句八句則皆屬比疑此章當為賦而興又比及考輔氏童子問本正作賦而興又比今從之輔氏曰首言與宴者其弁頍然只是賦體又貼一句實維伊何則以興起下二句豈伊異人兄弟匪他也此則興體至於蔦蘿則為比也

頍弁貌或曰舉首貌弁皮弁輔氏曰弁者冠之大名爵弁則士祭服韋弁即戎冠從禽非常服也惟皮弁上下通服故知皮弁也嘉言皆美也匪他非他人也蔦寄生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本草曰一名寓木凡桑槲樹櫸柳楊楓等樹上皆有之此物自感造化之氣而生別是一物也女蘿兔絲也蔓連草上黃赤如金釋文曰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此則比也

君子兄弟為賓者也奕奕憂心無所薄（伯博二音）也　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故言有頍者弁實維伊何乎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匪他也又言蔦蘿施於木上以比兄弟親戚纏綿依附之意是以未見而憂既見而喜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叶陵之反）蔦與女蘿施于松上（叶時亮反）未見君子憂心怲怲（兵命反叶兵旺反）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叶才浪反）

賦而興又比也（愚按此章體製與上章同）何期猶伊何也時善（輔氏曰以時為善何也曰物得其時則善矣與離其時矣之時同）具俱也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方九反）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巨九反）如彼雨（于付反）雪先集為霰（蘇薦反）死喪（去聲）無日無幾（居豈反）相見樂（音洛）酒今夕君子維宴

賦而興又比也（愚按上兩章前六句賦中無興此章賦中似無興意第七第八句則仍是比疑此章當為賦而比）阜猶多也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也（爾雅

曰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母之昆弟為舅母之從父昆弟為從舅妻之父為外舅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妻之兄弟為甥姊妹之子為甥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温雪自上下遇温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孔氏曰大戴禮曾子曰陽之專氣為霰蓋成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摶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比老至則將死之徵也劉辰翁曰霰則知有雪矣老則知有死矣相會之始為此危語相感動以極歡趣耳故卒言死喪無日不能久相見矣但當樂飲以盡今夕之歡篤親親之意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序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序見詩言死喪無日便謂孤危將亡不知古人勸人燕樂多爲此言如逝者其耋他人是保之類且漢魏以來樂府猶多如此如少壯幾時人生幾何之類是也

間關車之舝胡瞎下介二反兮思孌力兖反季女逝石列石例二反兮匪

饑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叶羽己反）式燕且喜

賦也閒關設舝聲也舝車軸頭鐵也無事則脫行則設之昏禮親迎者乘車孌好貌逝往括會也　此燕樂其新昏之詩故言閒關然設此車舝者蓋思彼孌然之季女故乘此車往而迎之也匪饑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饑渴耳雖無他人亦當宴飲以相喜樂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音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叶居爻反）式

燕且譽好呼報反爾無射音亦叶都故反

興也依茂木貌鷮雉也微小於翟走而且鳴其尾長肉甚美埤雅曰鷮尾六尺字從喬者尾長而走且鳴則其首尾喬如也孔氏曰語云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辰時碩大也爾即季女也射厭也依彼平林則有集維鷮辰彼碩女則以令德來配己而教誨之輔氏曰辰彼碩女令德來教言碩女適是以式及其時而以美德來配己而教誨之也燕且譽而悦慕之無厭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

女音汝式歌且舞

賦也旨嘉皆美也汝亦指季女也　言我雖無旨酒嘉殽美德以與女女亦當飲食歌舞以相樂也

陟彼高岡析星歷反其柞才洛反薪叶音襄析其柞薪其葉湑思呂反兮鮮息淺反我覯爾我心寫叶想羽反兮

興也陟登柞櫟湑盛鮮少覯見也　陟岡而析薪則其葉湑兮矣我得見爾則我心寫兮矣

高山仰叶五剛反止景行行叶五郎反止四牡騑騑孚非反六轡

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興也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謂六轡調和如琴瑟也（孔氏曰六轡緩急調和如琴瑟也）慰安也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焉服御良則可以迎季女而慰我心也此又舉其始終而言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劉辰翁曰此二句極思慕之情而好仁者以之此古人善讀詩也）鄉（音向）道而行中道而廢（鄭氏曰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

已輔氏曰表記之言雖非詩之本旨然讀者能如此則能有益於已矣時過而學者可常常涵詠此數語以自警

車舝五章章六句

輔氏曰一章言其望之甚切故得之甚喜也二章言德之有譽故好之無厭也三章則自謙之辭言我雖無以予女而女則宜有以相樂也四章則言戒心傾寫于女以見誠之至也五章則舉其始終而言之上四句言其始下二句言其終前已極言之矣故此但言其畧耳憑挾此詩皆言悅慕賢女之意故其未得之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饑渴既得之也喜其令德來教而心如輸寫至于宴樂之也又歎為歡之無美具而且恐無德以相與證之關雎亦可謂得性情之正者也

序大夫刺幽王也褒姒疾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以上十篇並已見楚茨篇

營營青蠅止于樊音煩叶汾乾反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比也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青蠅汙穢能變白黑

歐陽子曰齊詩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蓋其飛聲之衆可以亂聽猶言聚蚊成雷也蠅之為虫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鄭氏曰青蠅穢物驅之使去而復還以比小人態狀可惡而又難遠樊

藩也君子指王也　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勿聽也　陳少南曰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叶越逼反

興也棘所以為藩也　孔氏曰棘榛即為藩之物　極猶已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士巾反讒人罔極構古豆反我二人

興也構合也猶交亂也已與聽者為二人　陳壽翁曰讒人罔極之禍其末至于亂四國其始先於構二人聽者察于其始而早絶之庶乎不至于罔極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愚按首章以青蠅興君子對言故知以蠅聲比讒言下二章以青蠅興讒人對言故知屬興此比興相似而不同者凱風詩亦然）

序大夫刺幽王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無韻未詳後三四章倣此）籩豆有楚殽（戶交反）核（戶革反）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音皆叶舉里反）鐘鼓既設（叶書質反）舉醻（市由反）逸逸大侯既抗（叶居郎反）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叶丁藥反）以祈爾爵

賦也初筵初即席也（孔氏曰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左右筵之左右

也丘氏曰謂筵上左右之人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殽豆實也核籩實也鄭氏曰豆實菹醢也籩實桃梅之屬孔氏曰殽是總名此文殽核與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殽亦為核旅陳也和旨調美也孔甚也偕齊一也設宿設而又遷於下也大射樂人宿懸厥明將射乃遷樂于下以避射位是也鄭氏曰鍾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愚按大射儀有樂人宿縣之文蓋將射於學宮先一宿各縣鍾磬鼓鎛於堂下東西北三面鄉射禮則有樂正命遷樂于下之文集傳所引乃參約大射鄉射禮文以明此鍾鼓既設之義耳射皆用樂者蓋諸侯之射則先行燕禮大夫士之射則先行鄉飲禮故也然此章乃言人君燕射燕在路寢自有常懸之樂謂宿設者先儒以為更整理

之耳舉觶舉所奠之觶爵也按儀禮主人酌賓曰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獻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遂舉所奠之爵交錯以徧也逸逸往來有序也愚按往來者東西交錯也大侯君侯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鄭氏曰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其畫皆毛物也李寶之曰言質者以白與赤采其地而後畫布侯者直畫而已天子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熊其外則丹地畫以雲氣愚按凡侯有中有身有上下舌獸侯以布為之天子與折外諸侯皆用布九幅每幅闊二尺其高一丈八

尺九幅之布最中一幅廣一丈八尺即所謂中也中之上下各二幅連中幅共高一丈所謂身也身之上下又各二幅以為舌據侯中之廣一丈八尺以三分之一為正鵠則正鵠當廣六尺此燕射之侯不設正鵠則於正鵠之處以白采其地而畫熊為的又於其側以丹色為質畫雲氣為飾自麋侯以下其飾皆然

抗張也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鄉射禮註曰綱持舌繩也不繫者事未至也李寶之曰舌維持侯者綱所以繫之於植者侯向堂以西為左掩向東也植音值至將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也愚按侯有上下左右舌故有左右上下綱繩出於舌外以持舌而繫之也又有維以綴侯身侯舌之四角而繫之

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射夫既同比其耦也鄭氏曰比

選次其才相近者也李寶之曰射每二人相對以決勝負曰耦射禮選羣臣為三耦李寶之曰三耦使大夫士為之若燕射則天子諸侯同一侯三耦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衆耦獻猶奏也發發矢也的質也孔氏曰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祈求也爵射不中者飲豊上之觶音寘也儀禮曰卒射司射命設豊弟子奉豊升設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奠於豊上不勝者進取觶少退立卒觶進奠于豊上註曰豊形蓋似豆而卑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此章言因射而飲者初筵禮儀之盛愚按左右有序者儀之盛也籩豆酒殽陳列者禮之盛也而武公於立言之首特以初筵發之者若將不保其終也酒既調

美而飲者齊一至於設鍾鼓舉觶爵愚按燕射主於飲酒而於獻酢旅酬之後司射乃命納射器司馬命張侯樂正命遷樂於是乃射故此詩言大侯既抗於設鍾鼓舉觶爵之後也抗大侯張弓矢而衆耦拾鉗入聲發孔氏曰拾更也射者更代發矢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汝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叶宗五反烝衍苦旦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都南反叶持林反其湛曰樂音洛各奏爾能叶奴金反賓載手仇音拘叶求其二音室人入又叶由怡二音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叶酬時二音

賦也籥舞文舞也烝進衎樂烈業洽合也百禮言其備也（孔氏曰百禮事神之衆禮也）壬大林盛也言禮之盛大也錫神錫之也爾主祭者也嘏福湛樂也各奏爾能謂子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愚按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觚獻尸尸飲畢酢之長兄弟受而卒爵少牢下篇三獻之後亦有二人洗觶酌獻之禮各奏爾能之義其謂此類歟）仇讀曰斞（音拘）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鄭氏曰賓佐尸食者）又復（去聲）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也（特牲曰衆賓酌為加爵注曰獻禮既成多之為加也劉辰翁曰入又者更迭再酌也）康安也酒所以安

體也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坫康抗圭王藻注曰崇高也爲高坫亢所受圭奠於上焉此亦謂坫上之爵也時時祭也蘇氏曰時物也　此言因祭而飲者始時禮樂之盛如此也王介甫曰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必有禮樂有大禮始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籥舞笙鼓有備樂也以洽百禮有備禮也輔氏曰毛氏謂籥舞笙鼓者謂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長樂劉氏曰言文舞則武舞見矣言笙鼓則八音舉矣因射而飲者飲在射先因祭而飲者飲在祭後上二章皆言凡飲之初禮樂之盛如此則必不至于亂也愚按此言祭宴禮樂之盛亦蒙上章初筵之意然武公因酒過作詩宜于深自懲創若大禹惡而絶之也今二章乃皆盛陳飲酒之禮者蓋酒非有過也飲者常至於過也飲者之

於初筵亦未有過也其終既醉則不能無過也公之自悔自戒亦慎終如始而已豈必廢燕射祭祀之禮而後免於酒禍哉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叶分邅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叶分邅反舍音捨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毗必反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賦也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音朔也遷徙屢數也僊僊軒舉之狀抑抑慎密也孔氏曰慎密謂慎禮而察靜怭怭媟音薛嫚

音慢也秩常也　此言凡飲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也莊子曰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注云始初筵温温秩秩之時也亂幡幡怭怭載號載呶之時也輔氏曰温温其恭威儀反反抑抑始乎治也幡幡怭怭屢遷屢舞終乎亂也才飲酒稍不謹必至乎此

賓既醉止載號乎毛反載呶女交反亂我籩豆屢舞僛僛起其反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叶于其反側弁之俄屢舞傞傞素多反既醉而出並受其福叶筆力反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叶居何反維其令儀叶牛何反

賦也號呼呶讙也孔氏曰唱叫也僛僛傾側之狀郵與尤同

過也側傾也俄傾貌傞傞不止也出去伐害孔甚令善也　此章極言醉者之狀因言賓醉而出則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害其德也　輔氏曰傲傲比僊僊則甚矣側弁之俄屢舞傞傞則又甚也不知其郵亦甚於不知其秩　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　蘇氏曰此章申言其亂而終誨之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叶補美反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音泰怠叶養里反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音古三爵不識叶失志二音矧

失引反敢多又叶夷益夷鼓二反

賦也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懈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鄉飲酒禮鄉射禮皆曰相為司正燕禮曰射人為司正呂東萊曰淳于髡云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此古人君燕飲之制猶存于戰國者也或立之監即執法也鄉射注所謂立司正以監察儀法者也或佐之史即御史也董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謂告由從也童羖無角之羖羊必無之物也識記也言飲酒者或醉或不醉故既立監而佐之以史則彼醉者所為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為之羞

怩也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于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輔氏曰欲其不至於昏醉而但告之使勿太怠者何也曰凡溺于酒者其病根只在一怠字上稍自謹飭者便不至若是漢人謂無事故飲者亦此意也無事則怠矣匪言勿言匪從勿語應前章則號呼讙呶而云也言自言也語與人語也苟不可從則豈可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童羖矣設言必語人哉無之物以恐之也汝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況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

愚按此詩之意欲以自警抑詩之意亦以自警也此詩之意恐醉酒而伐德猶抑詩所謂顛覆厥德荒湛于酒也此詩之意反覆以威儀為言猶抑詩言抑抑威儀敬慎威儀敬爾威儀不愆于儀也此詩言載號載呶勿言勿語之意猶抑詩言慎爾出話無易由言也以至此詩有童羖之語抑詩亦有彼童而角之喻其語意多相類也然抑詩凡言女言爾集傳皆以為武公使誦詩者命已之辭今按此詩凡言賓言爾者恐亦武公自謂也

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

董鼎曰史鴻漸云衛人何其服酒酗之訓世守于無窮也始也商俗淫酒

武王以酒誥戒之幽王之世上下沈湎武公飲
酒自悔作賓之初筵見衛人非特一時聞訓不
敢自越于禁防又能以其所以禁防者傳為子
孫法焉愚按酒誥言禁酒之意以為父母慶克
羞者羞饋祀則皆可用酒乃若反開飲酒之端者亦
若武公謹酒而言因射而飲因祭而飲之意也夫酒
之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喪人威儀謹酒之要亦
惟致力于二者而已故此詩言德者一而言威儀者
五酒誥言德者八而言威儀者一詳畧可互相備
矣武公此詩其真有得於武王康叔之家法歟

序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
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
作是詩也

韓詩説見本篇此序誤矣

魚在在藻有頒（符云反）其首王在在鎬豈（苦怪反）樂（音洛）飲酒

興也藻水草也頒大首貌豈亦樂也　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　言魚何在乎在乎藻也則有頒其首矣王何在乎在乎鎬京也則豈樂飲酒矣

魚在在藻有莘（所巾反）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叶去幾反）

興也莘長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乃多反）其居

興也那安居處也輔氏曰此詩與鴛鴦相類辭雖簡而意則切矣不頌其德者德盛而非言之所能盡亦尊敬之至而不敢加以形容也但美其樂飲安居其位則非盛德其孰能之

魚藻三章章四句

序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此序意與楚茨等篇相類

采菽采菽筐音匡之筥音舉之君子來朝音潮何錫予音與之雖無予之路車乘繩證反馬又何予之玄袞古本反及黼音斧

興也菽大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也周禮巾車曰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異姓以封注云金路以金飾諸末鉤婁頷之鉤以金為之樊馬大帶也纓馬鞅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象路以象飾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其樊纓飾七成樊音盤罽音計玄袞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如斧形刺之于裳也孔氏曰以龍首卷然謂之袞呂東萊曰玄者衣之色袞畫於衣九章之第一章也黼綉於裳九章之第八章也上公之服周制諸公袞冕九章已見九罭篇鄭氏曰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絺衣五章裳四章侯伯鷩冕七章則自華蟲

以下鄭氏曰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子男毳冕五章衣自宗彞以下而裳黼黻鄭氏曰毳畫虎蜼謂宗彞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孤卿絺知上聲冕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鄭氏曰絺刺粉米無畫也衣一章裳二章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裳而已鄭氏曰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五服同冕者首飾尊也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采菽采菽則必以筐莒盛之君子來朝則必有以錫予之又言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玄衮及黼之賜矣其言如此者好之無已意猶以為薄也陳少南曰雖無

予之者好之之心無已也上公九章其服用袞諸侯豈皆上公而有是賜哉詩人取其錫予之至厚者耳

觱（音必）沸（音弗）檻（胡覽反）泉（叶才匀反）言采其芹（巨斤反）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巨依反叶巨斤反）其旂淠淠（匹弊反）鸞聲嘒嘒（呼惠反）載驂（七南反）載駟（叶居氣反）君子所屆

興也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孔氏曰正出涌泉也李迂仲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芹水草可食淠淠動貌嘒嘒聲也（王介甫曰嘒嘒言其聲之細無斁馳驅故也）屆至也　觱沸檻泉則言采其芹諸侯來朝則言觀其旂見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董氏曰載

驂則驂也駟則騑也載則知君子之至於是也

赤芾音弗在股邪幅在下叶後五反彼交匪紓音舒叶上與反天子所予音與樂音洛只音止君子天子命叶彌并反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賦也脛本曰股邪幅偪也邪纏於足如今行縢所以束脛在股下也孔氏曰縢緘也名行縢者言行而緘束之也鄭氏曰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彭氏曰陳氏云帶裳幅舄昭其度也幅雖微而有等差之度故併觀之交交際也紓緩也言諸侯服此芾偪見於天子恭敬齊咨齋二音

邀不敢紓緩則為天子所予而申之以福祿也鄭氏曰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董氏曰天子之命則有命服有命爵有命車其命之則路車乘馬玄衮及黻是也古者發大命頒爵祿必自其祖廟示不敢專則以德受命具得於神也宜矣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多見反天子之邦叶卜工反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婢延反左右亦是率從

興也柞見車舝篇蓬蓬盛貌殿鎮也孔氏曰軍行在後曰殿取鎮重之義故曰殿鎮也平平辯治也左右諸侯之臣也率循也

維柞之枝則其葉蓬蓬然樂只君子則宜殿天子之

邦而爲萬物之所聚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

汎汎芳劍反楊舟紼音弗纚力馳反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頻尸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叶郎之反矣

興也紼繂音律孔氏曰孫炎云繂大索也李巡曰所以維持舟者纚維皆繫也言以大索纚其舟而繫之也葵揆也揆猶度也膍厚戾至也　汎汎楊舟則必以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則天子必葵之輔氏曰天子葵之言天子能度諸侯之心而知其底蘊也葵福祿必

䏆之於是又歎其優游而至于此也

采菽五章章八句

國語注曰此詩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輔氏曰首章之意至矣言其寵錫之厚而心猶以為不足也二章則言其始來之時見其車旂而喜其至三章則言其始見天子時恭敬齊遬而為天子之所予四章則言其德足以鎮天子之邦為萬福之所聚而又喜其左右之臣相從而至五章則申言之而又歎其至也優游自適而無勉强不得已之意一有勉强之心則怠矣

序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同上

騂騂息營反角弓翩匹然反其反叶分邅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叶於圓反矣

興也騂騂弓調和貌角弓以角飾弓也孔氏曰弓人以六材為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翩反貌弓之為物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有似兄弟昏姻親踈遠近之意胥相也

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言騂騂角弓既翩然而反矣兄弟婚姻則豈可以相遠哉歐陽子曰弓之為物其體往來詩人以興九族之親王若親之以恩則內附若不以仁恩結之則亦

離叛而去矣

爾之遠同上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賦也爾王也上之所為下必有甚者歐陽子曰王與骨肉如此則下民亦將傚上之所為也輔氏曰王位在德元風俗之樞機也故爾遠則民然爾教則民傚其應甚速不可不謹也遠字承上章而言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預與二音不令兄弟交相為瘉同上

賦也令善綽寛裕饒瘉病也　言雖王化之不善然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

此而交相病矣葢指讒己之人而言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叶如羊反至于已斯亡

賦也一方彼一方也　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己愛己之心愛人使彼己之間交見而無蔽輔氏曰即大學絜矩之道也則豈有相怨者哉王介甫曰民喪其良心不參彼己之曲直則各相怨於一方　況兄弟相怨相讒以取爵位而不知遜讓終亦必亡而已矣輔氏曰此章始則詔之以相怨之由終則戒之以不遜之禍其曉之也切矣歐陽子曰貪爭不已至於亡身也劉長翁曰末句猶云至于亡斯已也

老馬反為駒(叶去聲)不顧其後(叶下故反)如食宜饇(音於據反)如酌孔取(叶音娶)

比也饇飽孔甚也　言其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憊矣而反自以為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又如食之已多而宜飽矣酌之所取亦已甚矣　輔氏曰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此必指當時實事而言蓋時有讒己以取爵位而不度其已之不勝任者如食宜饇以比其貪黷之無厭如酌孔取以比其攫取之太甚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音燭叶珠)

遇反

比也猱獼猴也陸璣曰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玃長臂者為猨猴性善升木不待教而能也塗泥附著徽美猷道屬附也　言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王又好讒佞以來之是教猱升木又如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苟王有美道則小人將反為善以附之不至于如此矣劉執中曰小人樂於不善王又疏薄骨肉以倡之是教猱升木也小人樂于不善而王又益之以不善之教是以塗塗附其堅且相著不可脫矣非所以為上之道也故陳為上之道曰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也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

品爲之孝友是之謂儆猷呂東萊曰上之化下速于影響尊之以惡旣易如此況于有善道以化之小民其有不興厲者乎胡庭芳曰毋教云者中二章爾教之義而禁止之之也君子小人以位言輔氏曰君者民之表上者下之倡民之善惡亦惟其上之所道民罪不在于民也望于上者切而責于人者恕詩人之情當理矣愚按大學傳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上有儆猷而下之興厲者其機蓋如此

雨于付反雪瀌瀌苻驕反見晛乃見反曰音越韓詩劉向作聿下章放此消

莫肯下遐稼反遺式居婁力住反荀子作屢驕

此也瀌瀌盛貌晛日氣也張子曰讒言遇明者當自

止愚按㵳雪見日氣則自消正如此也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叶莫侯反我是用憂

比也浮浮猶瀌瀌也流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書作髳孔氏曰髦西夷之別名牧誓曰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彼髳此髦音義同言其無禮義而相殘賊也王介甫曰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中國之道也中國道盡則如蠻如髦矣是大亂之道也故我是用憂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愚按堯之協和萬邦必以親九族為本中庸之九經必以親親

為先所係之大如此而其道則惟在于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惡此先王所以有常棣伐木頍弁行葦諸詩之深仁厚澤也今若此詩所刺則喪其治國平天下之本矣詩人所以于卒章深致其憂也

序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孔氏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

有菀音鬱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戰國策作上天甚神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比也柳茂木也尚庶幾也上帝指王也蹈當作神言

威靈可畏也暱近靖安極求之盡也 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言彼有菀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庶幾欲就止息乎以比人誰不欲朝事王者而王甚威神使人畏之而不敢近耳使我朝而事之以靖王室後必將極其所欲以求于我蓋諸侯皆不朝而已獨至則王必責之無已如齊威王朝周而後反為所辱也 史記魯仲連曰齊威王朝周居歲餘周烈王崩齊王朝周怒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威王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之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

或曰興也下章放此輔氏曰前章只是比體以人願息於柳喻以比人願庇於王者耳若以為興則不尚息焉無自暱焉兩句意思各别

有菀者柳不尚愒欺例反焉上帝甚蹈見上無自瘵側界反叶子列反焉戰國策作也俾予靖之後予邁叶力制反焉愚按戰國策荀卿謝楚王書曰云云詩曰上天甚神毋自瘵焉

比也愒息瘵病也邁過也求之過其分也

有鳥高飛亦傅音附于天叶鐵因反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興也傳臻皆至也彼人斥王也居猶徒然也凶矜遭凶禍而可憐也　鳥之高飛極于天耳彼王之心于何所極乎言其貪縱無極求責無已人不知其所至也如此則豈予能靖之乎乃徒然自取凶矜耳

菀柳三章章六句

序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桑扈之什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詩傳通釋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詩傳通釋卷十五

元　劉瑾　撰

詩

朱子集傳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叶音亡

賦也都王都也黃黃狐裘色也孔氏曰狐之黃者多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周鎬京也　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輔氏曰容則德之符也言則德之發也容言如是則其德可知故為萬民所仰望也或曰先生以此詩為亂離之後所作如此則東遷之後詩也曰厲王流死于彘之後都邑豈能如舊哉何必東遷之後乎故先生但以周為鎬京也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七活反叶相悅反　彼君子女綢直留反直如髮叶方月反　我不見兮我心不說音悅

賦也臺夫扶須也陸璣曰莎草也可以為蓑笠緇撮緇布冠也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孔氏曰緇布冠制小故言撮若是帛為者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王介甫曰臺笠緇撮在野與衆皆作之服女都人貴家之女也綢直如髮未詳其義然以四章五章推之亦言其髮之美耳

彼都人士充耳琇音秀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於粉反結叶繳質反

賦也琇美石也以美石為瑱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為姞其乙反尹氏姞氏周之昏姻舊姓也人見都人之

女咸謂尹氏姞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孔氏曰常武曰王謂尹氏春秋昭公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世為公卿周之僖侯也韓奕云為韓姞相攸言汾王之甥左傳鄭石癸曰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是姞與周室為昏姻也世貴舊姓昏連王室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也李氏曰所謂尹吉猶晉言王謝唐言崔盧也愚按晉之江左王謝唐之山東崔盧皆一時之望族為世所稱也苑猶屈也積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叶落蓋反彼君子女卷音權髮如蠆仍邁反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賦也厲垂帶之貌孔氏曰禮大帶垂三尺卷髮鬢傍短髮不可

斂者曲上卷然以為飾也蠆螫釋蟲也尾末揵乾然似髮之曲上者釋文曰揵舉也長尾為蠆短尾為蠍邁行也盖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矣思之甚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喜俱反矣

賦也旟揚也盱望也説見何人斯篇　此言士之帶非故垂之也帶自有餘耳女之髮非故卷之也髮自有旟耳言其自然閑美不假修飾也然不可得而見

矣則如何而不望之乎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序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此序盖用緇衣之誤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弓六反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賦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綠王芻也爾雅注菉蓐也今呼鴟脚莎

兩手曰匊局卷也猶言首如飛蓬也謝疊山曰婦人夫不在不事容飾故伯兮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婦人思其君子而言終朝采綠而不盈一匊者思念之深不專於事也埤雅曰藍綠皆易得之物令以憂思貳之故雖終朝采掇而不盈一匊一襜也又念其髮之曲局於是舍之而歸沐以待其君子之還也輔氏曰薄言歸沐恐君子之或歸也好飾者婦人之性

終朝采藍盧談反不盈一襜尺占反叶都甘反五日為期六日不詹音占叶多甘反

賦也藍染草也（濮氏曰藍可以為靛染青以之靛音奠）衣蔽前謂之襜即蔽膝也詹與瞻同五日為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劉執中曰既踰於期猶未瞻見也六日不詹未久也尚且望而憂之又況於遲久而弗歸耶）

之子于狩（尺救反）言韔（勅亮反）其弓（叶姑弘反）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賦也之子謂其君子也理絲曰綸　言君子若歸而欲往狩耶我則為之韔其弓欲往釣耶我則為之綸

其繩望之切思之深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丘氏曰令遂行

從從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輔氏曰付而韔弓鈎而綸繩本非婦人之事望之切思之深設言其如此以見其欲無往而不與之俱是雖夫婦之正情然使其形於言焉則怨曠甚矣

其釣維何維魴音房及鱮音叙叶音湑維魴及鱮薄言觀者叶掌與反

賦也於其釣而有獲也又將從而觀之亦上章之意也輔氏曰此章承上章末句而言亦喜幸之詞也

采綠四章章四句

序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此詩怨曠者所自作非人刺之亦非怨曠者有所刺於上也

芃芃蒲東反黍苗隂雨膏古報反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力報反之

興也芃芃長上聲大貌悠悠遠行之意　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言芃芃黍苗則唯隂雨能膏之悠悠南行則唯召

伯能勞之也

我任音士我輦力展反我車我牛叶魚其反我行既集蓋云歸哉叶將黎反

賦也任負任者也孔氏曰謂器物人所負持輦人輓晚車也周禮鄉師注曰輦車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蕃營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鉏周加二版二築以十五人而輦愚按我任我輦載任器於輦車也牛所以駕大車也愚按我車我牛駕牛於重載之車也集成也營謝之役既成而歸也王介甫曰此章見召伯之遇役夫如此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賦也徒步行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孔氏曰旅屬於師徒行御車乃是師旅之人別而言之歷數以類上章也王介甫曰此章見召伯之遇征夫如此）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賦也肅肅嚴正之貌謝邑名申伯所封國也今在鄧州信陽軍（遇按今河南省有鄧州及信陽州是也）功工役之事也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輔氏曰言其師旅之所以得如是烈烈然威武者皆召伯

有以成之也然則兵豈能自為强弱哉顧上之人所以御之者如何耳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賦也土治曰平水治曰清 言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 謝疊山曰疆其土田事畢則原隰平矣治其溝洫事畢則泉流清矣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 呂東萊曰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召穆公身為卿士豈得辭其憂責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焉此真知職分者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此宣王時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

序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名伯之職焉

此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非刺幽王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乃多反)既見君子其樂(音洛下同)如何

興也隰下濕之處宜桑者也(孔氏曰桑宜在濕潤之所隰之近畔宜桑)阿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條垂之狀　此喜見君子之詩言隰桑有阿則其葉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

何哉詞意大槩與菁莪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此愚按所謂下章者指二章三章也所謂比者蓋以隰桑枝葉顏色之美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亦與菁莪比意相類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烏酷反叶鬱縛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興也沃光澤貌劉執中曰光潤如膏之沃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叶于交反既見君子德音孔膠音交

興也幽黑色也膠固也

心乎愛叶許既反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賦也遐與何同表記作瑕鄭氏註曰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言我中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之將使何日而忘之邪丘氏曰詩人自道其愛賢之意如此王介甫曰所謂盛德至善不能忘也楚辭所謂思公子兮未敢言意蓋如此九歌注曰思之而未敢言懼其瀆也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序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

心以事之

此亦非刺詩疑與上篇皆厖簡在此也

白華音花菅音姦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比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孔氏曰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為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菅耳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我申后自我也

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言白華為菅則白茅為束二物至微猶必相須為用何之子之遠而俾我獨耶讀詩之法且如此章蓋言白華與茅尚能

相依而我與子乃相去之遠何哉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叶莫侯反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比也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者也露即其散而下降者也陳少南曰雲爲𧷤而露爲澤步行也天步猶言時運也猶圖也或曰猶如也　言雲之澤物無微不被今時運艱難而之子不圖不如白雲之露菅茅也張子曰英英白雲且均露及菅茅何天步艱難而之子不若是乎謝疊山曰豈天運當艱難國家將亡幽王之心所以不能如天之公溥乎

滮（符彪反）池北流浸彼稻田（叶他因反）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比也滮流貌北流豐鎬之間水多北流碩人尊大之稱亦謂幽王也　言小水微流尚能浸灌王之尊大而不能通其寵澤所以使我嘯歌傷懷而念之也（謝疊山曰嘯歌傷懷所謂長歌之哀過於慟哭也）

樵（徂焦反）彼桑薪卬（五綱反）烘（火東反）于煁（市林反）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樵采也桑薪薪之善者也卬我烘燎也煁無釜

之竈可燎而不可烹飪者也孔氏曰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烓本為此竈止以燃火照物若今火爐也桑薪宜以烹飪而但為燎燭以比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也歐陽子曰此棄妻自傷失職也

鼓鐘于宮聲聞音問于外念子懆懆七到反視我邁邁

比也懆懆憂貌邁邁不顧也鼓鐘于宮則聲聞于外矣念子懆懆而反視我邁邁何哉程子曰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懆懆然憂戚而曾不能感動視我邁邁而去

有鶖音秋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鶖禿鶖也埤雅曰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頭高八尺梁魚梁也

蘇氏曰鶖鶴皆以魚爲食然鶴之於鶖清濁則有間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饑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養鶖而棄鶴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比也戢其左翼言不失其常也愚按戢其左翼以相依于內舒其右翼以防患于外比禽鳥匹耦並棲之常也良善也二三其德則鴛鴦之不如矣王介甫曰鴛鴦能好其匹雄雌相從不失其性也幽王無良不一其德鴛鴦之不如也謝疊山曰鴛

鶖不失其匹耦幽王乃喪其良心變姦廢后有愧于鶖鶖矣衛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亦判夫婦之相棄背也與此意合

有扁步典反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都禮反叶喬移反兮

此也扁卑貌俾使疧病也　有扁然而卑之石則履之者亦卑矣如妾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愚按夫之有婦所以相配故寵賤者以配己則己亦賤矣程子嘗論娶孀婦而曰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亦此章之意也是以之子之遠而俾我疧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輔氏曰一章則言夫婦之常理二章則言時運之使然三章始言其體尊勢大而反不如小水之尚能溉物四章然後自歎其以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其言亦可謂有序矣五章又疑已雖念王而王不顧已何哉六章始以鶖比褒姒而歎王之舉措取舍之非宜七章則遂言王之二三其德曾不若鴛鴦之有常八章方極其意而謂王不自愛重寵嬖賤妾以輕賤其身所以使我憂之而成病其言有序而不亂其怨有則而不流即其言以觀其人則申后其亦賢矣哉李迂仲曰此詩大抵與綠衣相類彼專以綠衣取譬此則多譬喻體雖不同而發明嫡妾之分則一也愚按此詩章多而句少八章皆為比體一章以一事為喻反覆諷詠以泄其情而猶不能絶念於王可謂怨而不怒者矣一詩之中首以之子稱王斥之也繼稱碩人尊之也繼而稱子親之也

繼又稱碩人又稱之子怨者之詞固有不暇整也

序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此事有据序蓋得之但幽后字誤當為申后刺幽王也下國化之以下皆衍説耳又漢書註引此序幽字下有王廢申三字雖非詩意然亦可補序文之缺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於鴆反)之食(音嗣)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緜蠻鳥聲阿曲阿也(孔氏曰卷阿云有卷者阿知丘阿是丘之曲中也)後車副車也 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為鳥言以自比也蓋曰緜蠻之黃鳥自言止于丘阿而不能前蓋道遠而勞甚矣當是時也有能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又命後車以載之者乎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隅角丘隅岑蔚之處憚畏也趨疾行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側傍極至也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于魯國

緜蠻三章章八句

序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此詩未有刺大臣之意蓋方道其心之所欲耳若如序者之言則褊狹之甚無復溫柔敦厚之意

幡幡孚煩反瓠葉采之亨叶鋪郎反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賦也幡幡瓠葉貌　此亦燕飲之詩言幡幡瓠葉采之亨之至薄也李迂仲曰瓠葉新生可以爲菹　然君子有酒則亦以是酌而嘗之蓋述主人之謙詞言物雖薄而必與賓客共之也

有兔（他故反）斯首炮（白交反）之燔（音煩叶汾乾反）之君子有酒酌言獻（叶虚言反）之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燔亦薄物也獻獻之於賓也（謝疊山曰瓠葉以為葅不必嘉蔬一兔以為殽不必異饌先王之燕賓客真德實意而已矣）

有兔斯首燔之炙（音隻叶陟畧反）之君子有酒酌言酢（才洛反）之

賦也炕（抗）火曰炙謂以物貫之而舉于火上以炙之

酢報也賓既卒爵而酌主人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叶蒲侯反）之君子有酒酌言醻（市周反）之

賦也醻導飲也（主人酌以獻賓曰獻賓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但賓受之而不飲奠于席前胡庭芳曰主人既飲酢爵欲以酬賓又酌而先自飲以道之然後復酌而進于賓故謂之醻）

瓠葉四章章四句（陳壽翁曰燕飲之禮在誠不在物此聊舉一二以見其微薄謙詞耳燕飲之詩有盛言其豐者魚麗是也有謙言其薄者此詩是也）

序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

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序說非是

漸漸(並士衒反下同)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叶直高反)矣

賦也漸漸高峻之貌武人將帥也遑暇也言無朝旦之暇也　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也(歐陽子曰漸漸高石悠遠山川序其所經歷險阻遠道之勞耳)

漸漸之石維其卒〈子恤反〉矣山川悠遠曷其沒〈叶蒲筆反〉矣

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賦也卒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沒盡也言所登歷何時而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有豕白蹢〈音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普郎反〉沱〈徒河反〉矣武人東征不遑他〈湯河反〉矣

賦也蹢蹄烝衆也離月所宿也畢星名豕涉波月離畢將雨之驗也

埤雅曰馬喜風豕喜雨故天將雨則豕進涉水波也　畢是漉魚底叉網

漉魚則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

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胡庭芳曰畢星好雨月水之精離畢而雨星象相感如此

張子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此言久役又逢大雨甚勞苦而不暇及他事也

歐陽子曰履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為言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輔氏曰不遑朝矣猶可言也至於不遑出不遑他則其情危而可哀甚矣古來征車之詩作時豈容有此事哉世之治也周未嘗無征伐之師也然行者之勞未嘗自言而上之人則汲汲然以言其勞之可念世之亂也上之人未嘗念其勞而言之也

而行者則自言其勞苦而不置焉夫使勞者自言而上之人不加恤焉則烏在其為民之父母也

序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序得詩意但不知果為何時耳

苕（音條）之華（音花）芸（音云）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比也苕陵苕也本草云即今之紫葳蔓生附於喬木之上其華黃赤色亦名凌霄（本草注曰紫葳一名陵苕蔓延依大木歲久延引至巔有花其花夏乃盛遐按芸者黃之盛也）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

苕附物而上雖榮不久故以為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子零反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叶桑經反

比也青青盛貌然亦何能久哉

牂子桑反羊墳扶云反首三星在罶音柳人可以食鮮息淺反可以飽叶蒲苟反

賦也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羊瘠則首大也浹川鄭氏曰牝羊本首小今也羸瘠反首大而身小罶笱也罶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

之光而已　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

足矣豈可望其飽哉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陳氏曰此詩其詞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

矣詩人傷之而已

序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

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

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叶户郎反）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興也草衰則黄將亦行也　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言何草而不黄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將以經營於四方也哉

何草不玄（叶胡匀反）何人不矜（古頑反韓詩作鰥叶居陵反）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興也玄赤黒色也既黄而玄也無妻曰矜言從役過時而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為非

民哉謝疊山曰東山采薇出車杕杜諸詩序情閔勞皆以室家之望者為說同為天民血氣嗜欲豈有異哉先王以民待民幽王之待民如犬馬耳故曰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匪兕徐履反匪虎率彼曠野叶上與反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叶後五反

賦也率循曠空也　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為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閒暇也

有芃薄工反者狐叶與車反率彼幽草有棧士板反之車行彼周道

興也芃尾長貌棧車役車也周道大道也言不得休息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輔氏曰苕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凋耗人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為矣此黍離之所以降為國風也

序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李迂仲曰文王之民無不得其所矣而猶視之如傷此周之所以興也幽王之民愁苦甚矣而幽王曾不之恤

視民如禽獸此周之所以亡也與亡之鑒豈遠乎哉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詩傳通釋卷十五